

李陵传奇

之

风云下起

第一卷

汉武帝·卫青·霍去病·李陵·霍光·朱安世·浑邪王·休屠王

盖世雄主·绝世名将·权臣大快争雄斗奇

铁骑喋血·后宫诡谲·异谋奇功纷呈迭出

贾涤非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李陵传奇

風雲乍起

之

贾涤非 著

第一卷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 / 贾涤非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 12
ISBN 978-7-80225-356-8

I. 李… II. 贾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80394号

李陵传奇之风云乍起

贾涤非著

责任编辑: 许 彬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9.25

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07年12月第一版 200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356-8

定 价: 24.8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壹

成边

“你们这些王八蛋，犯了十恶不赦的罪，居然不死，还连累老子我大冷天的忙活，老子要是都尉，让你们戍边？早他娘一刀一个宰了，喂黄河里的王八。”后面的军士“轰”的一声笑了。陈步乐用手搓了搓冻得通红的耳朵，大喊一声：“过河！”

他骑的是一匹枣红色的老马，马蹄上钉的是带尖刺的铁掌，是以踏在

汉元狩五年，在安定郡西北的官道上，三十余个衣衫褴褛、蓬首垢面的犯人正迎着凛凛北风缓缓行进。其时已至深冬，铅云低垂，万物萧索。极目远望，两旁黄土岭、黄土坡漫漫无际，直接天穹；衰草枯杨在风中瑟瑟颤动，喑呀之声有如低低呻吟。几十丈宽的黄河水面再无往日之激越跳荡，残阳照着冰封的河面，宛若血珠滴于霜刃之上，令人望去更生荒寒畏惧之意。

押送这群犯人的是肩水金关的军士。为首的军官叫陈步乐，只因接了这趟差事，往返数百里，他心中老大不愿，骑在马上，不停骂骂咧咧，拿这群犯人出气。“你们这些王八蛋，犯了十恶不赦的罪，居然不死，还连累老子我大冷天的忙活，老子要是都尉，让你们戍边？早他娘一刀一个宰了，喂黄河里的王八。”后面的军士“轰”的一声笑了。陈步乐用手搓了搓冻得通红的耳朵，大喊一声：“过河！”

押送这群犯人的是肩水金关的军士。为首的军官叫陈步乐，只因接了这趟差事，往返数百里，他心中老大不愿，骑在马上，不停骂骂咧咧，拿这群犯人出气。“你们这些王八蛋，犯了十恶不赦的罪，居然不死，还连累老子我大冷天的忙活，老子要是都尉，让你们戍边？早他娘一刀一个宰了，喂黄河里的王八。”后面的军士“轰”的一声笑了。陈步乐用手搓了搓冻得通红的耳朵，大喊一声：“过河！”

他骑的是一匹枣红色的老马，马蹄上钉的是带尖刺的铁掌，是以踏在

平滑如镜的冰面上，稳如平地，发出悦耳的“叮咚”声。那些犯人却是从河东郡过来的，经过近一月的跋涉，个个疲累已极，加之手上捆着绳索，行动不便，走在前面的少年甫一踏上冰面便摔了一跤，连带着绊倒了后面的几个同伴。

“姓朱的，我操你奶奶。你他娘走路不长眼睛啊！”一个身材魁实的大胡子从冰上爬起来，恼羞成怒，径直奔向最先摔倒的少年，照着少年的肚子狠命地踹了两脚。那少年只十三四岁，矮小瘦弱，远不是大胡子的对手，受了这两脚。一时竟痛得难以起身，但他极是硬气，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，却强忍着不落下来。少年微蹲着身子后退了两步，猛地一头向大胡子撞了过去，口里喃喃说道：“一路上你净欺负我，我和你拼了！”大胡子侧身闪过，脚下一钩，少年直直地摔了出去，口鼻之中尽是鲜血，怀里的一个铜钱也滚落出来。

陈步乐和军士并不上前阻止，反倒哈哈大笑，看得饶有兴味。

大胡子占尽了上风，仍是不肯罢休，阴笑着走上前去，要继续痛殴那姓朱的少年。他刚想动手，就见从人群中闪出一个黑铁塔似的青年人，那青年也不搭话，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脸上。大胡子猝不及防，仰天摔倒，后脑结结实实地磕在冰面上，发出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

大胡子摇摇晃晃地起身，狠狠地啐了口唾沫，目露凶光，直盯着青年人骂道：“霍光，我敬你是条好汉，素来不去招惹你，是你自己不知好歹，三番四次和我过不去，今天我他娘的活刷了你！”

霍光嘴角微微下撇，不屑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好哇，你过来试试。”

陈步乐久居塞外，穷极无聊，巴不得这架越打越大，正待再看下去，一个军士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两句，陈步乐皱了皱眉头，似是没了兴致，懒懒说道：“都给我放规矩喽，再打的话扒了你们的皮。奶奶的，狗屁上边，真他娘的事多。走，到对岸安营。”

队伍重又开始行进。那少年却拖在后头不肯移步，左顾右盼，像在找寻什么紧要的物事。霍光大声喊他：“出头，走吧。”那叫出头的少年回说：“二哥，那枚铜钱不知掉到哪了？”押后的一个军士用剑柄重重地捅在他的腰际：“还啰嗦！想逃哇，信不信我揍你！”少年可怜巴巴地看着霍光，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可终于没有出口，叹了口气，赶了上来。

風
云
起
5

天色渐渐暗了，陈步乐命军士在一处背风的土坡后驻马歇脚。众人赶了一天的路，早已是乏透了，听说不再前行，个个如蒙大赦一般，低低地欢呼了一声，急急地带了犯人去扎过夜的帐篷。一个军士解开了霍光和出头两人手上的绳索，要二人到林子中拾些树枝。霍光笑问道：“军爷，你就不怕我们跑么？”那军士觑了他一眼，冷笑一声：“跑，往哪跑啊？这方圆百里，没一处人家，除了黄土就是沙漠，还跑？冻也冻死了。能跑老子早跑了，哪轮得到你。”

霍光和出头拾好了树枝，用绳子捆了，负在肩上，慢慢回走。出头年小力亏，走得极是吃力。霍光说道：“出头，你将绳子拴在腰间，拖着那担柴走，能省却许多气力。”出头摆手道：“力气是贱种，越使越有。我现今力气小，慢慢就大了。到时，我看谁敢欺负我。二哥，你对我的好处，我全记在心里，等我有本事了，一定报还给你。”霍光笑道：“小孩子，口气倒不小。好，二哥等着。”出头又问：“二哥，你想逃么？”霍光停下脚步，抬头仰望昏暗的苍穹，缓缓地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只是记挂我爹，自从出事后，就再没见着他老人家，也不知他回家没有？唉，咱们日后当了兵，说不定哪天就战死了，那是再也可能回平阳、再也可能见爹爹了。”他正说着，蓦地想起出头的身世，急忙住了口。出头神色黯然，低头不语，默默地向前走，看见霍光还站在原地，一脸歉然，出头拭了拭泪，笑道：“二哥，如何不走了，你还有爹爹可以想念，应该高兴才是。我爹在世时，我只觉得他小气，不像堂堂男儿。他死了，我才想明白很多事。可惜我连他留给我的铜钱都保不住。那个大胡子，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他！”

二人回来时，帐篷早已搭好。陈步乐带四个兵士住一个，另两个由四个军士带着三十多个犯人住了。

塞北冬夜最是奇寒难耐，众人身下铺了茅草，一个挨一个紧挤在一处，仍是冷得牙关打战。直到生起篝火，帐中才有了些许暖意。霍光不愿再生事端，拉着出头避开了大胡子，到另一个帐篷里歇息。帐篷里已是人满为患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霍光和出头只得靠着火堆坐了。一个犯人嫌他二人挡住了火，格外不满，小声嘟囔道：“那边没地方么，非得来这里挤。”待看到两个军士没有说话，也就快快地住了声。霍光和出头吃了些干粮，但觉干涩难咽，勉强充了饥，又嚼了片冰，便相偎着睡了。出头睡不实，耳中隐隐

听到隔壁帐篷里管敢和几个军士在喝酒说笑，帐外，风声尖锐，在茫茫的荒野上呼啸来去。

出头看见爹在烙饼。爹把烙完的饼子放在篮子里，递到出头手中，说：“出头，吃饼子，可劲吃！”出头吃了一个又一个，总不觉得饱，他拿了一个给爹：“爹，你也吃。”爹说：“看你吃爹就饱了。爹还得攒钱给你捐官呢，做小买卖的，终究被人瞧不起。哎，还得给官府交占租、更赋、算赋、口子钱。这世道活人不易啊！”说到这儿，爹的脸色忽地变得惊恐起来：“出头，听听是不是有人敲门，收钱的来了吧！”然后，爹不见了。出头大喊：“爹，你快出来，没人敲门啊！”他一转头，看见爹直挺挺地挂在房梁上。出头想，爹爬那么高干什么。他走过去摇爹，爹的身体随着他的手一摆一摆的，出头明白，爹已经死了。他仿佛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冰窖中，四面冷风袭体，出头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，睁开了眼睛。

帐帘不知何时被掀开了，外面已是下起了雪，狂风裹挟着雪花直冲进来，搅得身旁的篝火跳跃不休，发出“噼啪”之声。一个军士像是吃多了酒，满面通红，摇摇晃晃地走进来，也斜着眼打量了众人，旋即指着霍光和出头说道：“你们两个过来，侯长要找你们问话。”

两个人懵懵懂懂地跟着军士进了陈步乐的营帐。一进门，便闻到一股浓重的酒肉香气。陈步乐和其他几人正围着篝火鞦韆而坐，架子上的铁釜中煮着羊肉，旁边放着酒樽。陈步乐喝得已是眼中带了血丝，见他们进来，轻蔑地瞥了一眼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们俩的门路很硬啊，都通到长安去了？犯了什么事啊，嗯？”说完从铁釜中捞了块羊肉放入口中大嚼。

出头看他吃得香甜，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，答道：“杀人。”

“哟嗬！”陈步乐来了兴致，“看不出你还有如此手段！你们这些贵介公子哥儿，尽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。给大爷我说说，你是欺压良善伤人致死啊，还是逼奸不遂杀人灭口啊？”几个军士听了这话笑得前仰后合，纷纷言道：“大哥，他才多大？知道何为‘奸’么。”“那你就做做好事，教教他如何‘奸’吧！”

出头见几人如此轻辱作践自己，顿时血气上涌，抗声说道：“我不是什么贵介公子，草头百姓而已。我更不曾欺压良善，我杀的是贪官污吏，为的是替父报仇！”他这番话说得理直气壮，小小年纪站在帷帐当中，直如渊停

風
云
記
7

岳峙一般，神情凜然而不可犯。座中诸人尽皆动容。陈步乐和众军士对望了一眼，淡然问道：“你杀谁了，如何杀的，仔细说说。”

出头额角青筋微胀，望着帐中的篝火怔怔出神。暗红的火光将他的脸分成明暗两色，他仰着头，双眼红红的，神情中先是愤怒，继而忧伤，最后则是由衷的快慰。良久，方听他开口说道：“我娘死得早，我自小便和爹爹相依为命。我爹是平阳城里卖饼子的。我家做的饼子很出名，几年下来，多少赚了钱。但爹对我很苛薄，一文钱也舍不得花。冬日里的棉衣破了洞，仍是照穿不误，卖剩的饼子也不叫我吃，说要便宜点卖给旁人。因他这般小气，我对爹爹并不如何敬爱，心里反瞧他不起。那天一大早，我饭也没吃，爹便赶我出去卖饼子。我走在路上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想偷吃饼子，却又不该，怕挨爹的打。一出巷子口，碰见了长宣、旺儿他们。这两人的爹是县衙门里的人，他俩平素仗着势，整日欺负街上的孩子。我姓朱，叫出头，他俩将我的名字改了，叫我猪头。这次我本想远远躲开，偏生被长宣看见了。他说他要买我的饼子。我接过他的钱，在衣袖上划了两下，尽是黑道。我说：‘你这铜钱是铅做的，我不要。’长宣眨了眨眼，又说：‘那咱们比比谁跑得快，你要跑赢了我们，你的饼子四文钱一张我全买了，给你的全是正宗四株半两的铜钱，你跑不跑？’我的饼子三文钱一张，他花四文一张买，十八张饼我就多赚了十八文钱。我心动了，便问他，要是输了呢。长宣说：‘输了也不叫你白跑，我白给你四文钱。’说完，他真掏出四枚黄澄澄的铜钱扔到我的篮子里。长宣说：‘这回信了吧，连钱都给了。’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长宣让旺儿和我跑。旺儿牵着条狗。他将狗交给了长宣，便来和我比试。我们约好，谁先跑到街口的石阙下谁就赢。我跑得比旺儿快，刚行到半途就已将他甩在身后。快跑到石阙底下时，我听到身后有狗叫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旺儿的狗正疯了一般地追我。那狗呲着一嘴白牙，脖颈上的毛都竖了起来。我又惊又怕，脚下一软，摔倒在地，那狗一口咬住了我的胳膊。远处，长宣、旺儿他们笑成一团，长宣喊着：‘真是猪头，这么容易就上当，走，咱们吃饼子去！’他拿起篮子，和旺儿跑了。

“我摸起块石头，砸在那狗的眼睛上，那狗哀号一声，逃了。我又寻了根棍子，去找两人报仇。在一间茶寮附近，我见着了旺儿。他正一个人蹲在街角儿捡石子。我偷偷地走到他身后，狠命地打他，边打边问：‘我的饼子

在哪？’旺儿哭着求饶：‘别打我了，全是长宣的主意，他就分了我一张饼子，剩下的他都拿走了。’我又问他长宣的下落，他说不知道。我打得够了，也就住了手。一个人惴惴不安地回了家。

“爹听说我把饼子丢了，还打了旺儿，立时慌了手脚。他烙了好多饼子，要拿着饼子到旺儿家赔礼。旺儿他爹是县里的县佐，我们家一年的税赋都由他算计，爹常说那是得罪不起的人。爹拉着我去，我不去。是他们抢了我的饼子，还要我到他家赔礼，太没道理了。爹气急了，说我不晓事，要打我。我心里暗想，就是爹打死我我也不去，人可不能活得这般没骨气。后来爹不再说这话了，一个人蹲在地上唉声叹气。晚上，他给我嚼了些草药，敷在我的伤口上，还破例让我吃了几张饼子，就出去了。我想着白天的事，越发觉得气愤难平，心里责怪自己不该这般容易上当，又暗暗埋怨爹窝囊，明明应找上门去替我出气，却反倒要给人家赔礼。夜深了，爹还没回来，我躺在坑上等他，也不知怎么便睡着了。

“这一觉睡得好长，等我醒来，已是第二日头午了。爹看起来心境极好，一边哼唱着小曲，一边磨面。见我醒了，便和我说昨晚的事。爹说人家做官的到底不同，不但不收他带去的饼子，还没口子地赔罪，认了是自家孩子的不好。我哼了一声。爹瞪着眼问：‘你哼啥？人家县佐老爷还请我吃酒席哩！’我说：‘他有啥好，平日里尽白吃咱们家的饼子。’爹冲我喊：‘那算啥，他是做官的么！他吃咱的饼子，也没少给咱们好处。你以后可不敢再跟旺儿闹生分了。’爹又一眼不眨地盯着我看，自言自语道：‘卖饼子不长久啊。等再攒两年钱，爹上长安给你捐官去，免得咱家处处给人欺负，连地也不敢买。人，还得做官哪！’

“爹因我受了伤，没让我卖饼子，他要自己去，还没等他走出大门，旺儿他爹就来了。旺儿他爹给我带了一只鸡和一些家里自备的草药。爹受宠若惊，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‘这可怎么担得起哟。’旺儿他爹说：‘老朱大哥，我替我那混账儿子赔不是来了，出头的伤势如何，缺什么就到我家拿去。’爹用衣袖使劲地擦坑，请人家到坑上坐，他踢了我一脚，说：‘我这小子，比牛还壮哪，早没事了。以后旺儿想吃饼，尽管到家里来拿，跟自个家一个样。去给你叔倒水去。’我倒了水，回来时听旺儿他爹和我爹说：‘老朱大哥，朝廷要收算缗了，这事你知道不？’爹说：‘知道

风云起

了，前几天县里贴了告示出来，商人家里存有现钱的，每贯钱收二十钱的税。唉，钱听着不多，可加上其他的税赋，一年下来着实不是个小数。这咋又要收钱了哪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这买卖可实在是做不下去了。’旺儿他爹说：‘老朱大哥，你没看明白这里头的厉害，收钱事小，倾家荡产事大！’爹登时变了脸色，颤着声说：‘县佐老爷，你可别吓我，不就是收钱么，咋就至于倾家荡产了哪？’旺儿他爹说：‘算缗之后还有个告缗，你知道告缗是个啥东西不？’爹摇了摇头。旺儿他爹又说：‘这告缗可了不得！商人若隐瞒财产、不如数纳税，一旦被人告发且查证属实，被告发者的全部财产就要充公，而告发者可得其财产的一半，你说这告缗厉不厉害？’爹长出了一口气，说：‘我还当是啥了不得的事哩。照数纳税不就得了，俺不占朝廷的便宜。’旺儿他爹叹了口气，说：‘老朱大哥，你糊涂啊。你以为你如数纳税就没事了？若遇到和你有仇的，乘你不备，在你家院子里埋上一贯钱，然后到官府告你隐瞒财产，你到哪说理去，一文钱你也剩不下，全得被人拿走！’爹听得甚是惊心，半晌没说话。只听旺儿他爹又说：‘有些事你是不知道，这几年卫大将军、霍大将军远伐匈奴，朝廷的钱花得是河干海落的，皇上急得没法，就变着花样地向民间收钱。人不都说商人有钱么，那就收你的算缗。可你想想，收钱那有抢钱快啊。假使你有十万钱，朝廷按算缗收，不过收你两千钱。可要是有人告发你，朝廷就有了五万钱的收项，何为轻，何为重？是以但凡有人告发的，朝廷不论是非曲直，被告发者的钱财统统罚没。已经开收算缗的几个郡，那些商人竟没有几个逃得过的，十之八九都被告发了，你说这事可不可惧！’

“爹先不住地点头，后又摇了摇头，说：‘我这人县佐老爷知道，平日里最是忍气吞声的，从来不和人红脸，自问没有仇人。我一个卖饼子的，也没什么钱财，招不了别人的忌，还不至于被人告了吧？’旺儿他爹说道：‘长安城里的陆举陆老爷，做玉石生意的，为人再仁义不过了。挣的那些钱，一多半都接济落难人了，那又如何，还不是叫人告了。一千多万钱哪，几世的心血，全都充了公。陆老爷受不了，用剑抹了脖子。他的妻儿素来锦衣玉食，如今却沿街乞讨。陆老爷下葬时，连副薄棺都没有，裹了个席子就埋下去了。那份罪受的，惨不忍睹啊。’

“爹被吓得脸色发白，直冒冷汗，忙问旺儿他爹：‘县佐老爷，那你说我

该咋办哪！’旺儿他爹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‘老朱大哥，你先交我个实底，你家里到底有多少现钱。’爹呆呆地望着房梁，想了想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‘多是不多，也就三十万钱上下。其中有十七万钱是备着给出头捐官的，还留着点钱想买块地。’旺儿他爹微微颌首，说：‘这些钱都是正项，但有缓有急。先得把给出头捐官的钱保下来，买地倒也不急在一时，出头有出息了，还怕没钱买地么。’他顿了顿，把头凑到我爹近前，低低地说道：‘老朱大哥，兄弟我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要想平安无事，一定得拿钱出来打点，到时就算有人告你，县里的人也自会替你周旋，这是万全之策，你可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啊。’爹想是在坑上坐得两腿酸麻，缓缓地下了地，不停地踱着步子，皱着眉头问道：‘得多少钱够？’旺儿他爹掰着手指头，似在计算，说：‘老朱大哥，我是不会要你钱的，咱们邻里邻居住了这些时候，我说啥也不会干那样的事体。再说，我也不缺那几个钱。但县令、县丞、县尉、功曹史、少府这些人都是必定要给的，哪个神拜不到都得惹大麻烦，依着我看，十万钱差不多够了。’爹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说：‘十万钱那么多！’旺儿他爹一听这话，顿时阴了脸，回道：‘这还多？再少不过了，换了别人，最少也得要你十五万钱。拿十万钱保你全部家产，这便宜事，天下上哪里找去！你要是觉得多，兄弟我就不管了，到时你可不要后悔！’爹一听他动了气，赶忙赔笑道：‘县佐老爷，你别多心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十万钱不是小数，可否容我再思谋思谋？’旺儿他爹起了身，说道：‘既是这样，兄弟我就先告辞了，明天你想通了给我回个话，反正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是都点到了，结果如何，全看你自己了。’

“送走了旺儿他爹，爹也没心思卖饼子了，躺在坑上发怔，翻来复去只说一句话：‘这也太多了。十万钱，我得多少时候才能挣回来呀。’到了午后，爹呆不住了，叮嘱我好好看家，他说他要找霍大伯商量商量。”

出头说到这儿便停住了，转头望了望霍光。陈步乐和诸位军士听得入了神，见他忽然间住了口，不约而同地抬头看他，但无一人出言相询，帐中一片寂静，只听到铁釜中羊肉煮开时发出的“咕嘟”声。

霍光接口说道：“那日朱大叔确曾到我家中去过，把事情详细地说给我爹听了。其实就在一天前，那个姓张的县佐也来找我爹，因我爹平日里做些药材生意，他以为我家定然家室富足，一张口就要三十万钱。我爹没理

他，他便愤愤地走了。我爹和朱大叔说：‘人道是破家的县令，灭门的令尹，这话果不其然。朝廷没钱，管咱们要点子钱去征伐四夷、奖励将士，这本没什么可说的；我最气不过的是那些赃官墨吏借此中饱私囊。钱一多半都被他们搂去了，朝廷能拿到多少？苦就苦了咱们这些人，上要供奉朝廷，下要养活家小，中间还要受贪官们盘剥！偏偏越是巨贪越能安坐于庙堂之上，这叫什么世道！’朱大叔问：‘那便如何是好，难道那十万钱就白白地送他不成？’我爹说：‘钱我是不会给的，他想榨我的血汗钱，嘿嘿，只怕没那般容易。我旧日里在平阳侯家做过家吏，和我相与得好的几个人如今都做了官，我这几日就上长安去，他们只要肯说句话，连河东郡郡守都不敢不买账，又何况他平阳县一个小小的县吏。我劝你也不要给他，这回给了，下回他还得要，早晚叫他榨干了去。’朱大叔嘎嚅着说：‘可我家没有什么有权势的亲戚，我看我还是给了吧。’我爹说，你这是什么话，出头和我家光儿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我也一直拿他当亲子侄看待，咱们两家何分彼此，我敢担保，只要我霍家没事，你朱家就一定没事。’唉，我爹是太自负了，也许正是这句话，害了朱大叔啊。”

出头微微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二哥，你这么说，未免将我父子俩瞧得小了。霍老伯仗义相助，我和我爹都感激得紧。从来没有半句埋怨。即便后来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我爹仍是念着霍大伯的好处，嘱咐我今后一定要好好报答他老人家，何况，你家也遭了大难！”

他顿了顿，又接着说道：“那天爹回了家，越想越觉得霍大伯说得有理，加之实在舍不得那十万钱，便乍着胆子，没去见旺儿他爹。谁知第二日傍晚，旺儿他爹竟又寻上门来，只是换了副嘴脸。一进屋就喊：‘我说老朱头，你还没思谋明白？如何信也不给我回一个。钱备好了么？我可是将县令的黑丝盖车都借了来，就停在外面，别再磨蹭了，眼见天都黑了，十万文钱，一千多斤，得忙活好一会儿哪。’爹不安地搓着双手，讪讪地笑着，说：‘县佐老爷……我琢磨着没啥事……那十万文钱就不用了吧。’旺儿他爹立时急了，冷着脸看着我爹：‘老朱头，我可怎么说你好哪，你这主意变得太快了吧，你就真不怕被抄家？’我爹仍是满脸堆笑着回道：‘我管保按着朝廷的章程交足算缗，一文钱也是不敢漏的。再说，咱平阳城民风好，哪里就有那么坏的人哪，像我这样老实的人也告，我估摸着是没有的。’旺儿他爹脸色铁青，

跳着脚骂道：‘好你个老朱头，枉我在县里帮你说了许多的好话，人家才答应收你这十万文钱，你什么东西，竟是给脸不要脸！’我听他辱骂爹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便回骂道：‘你这脏了心的狗官，四处勒索人钱财，比强盗还不如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我家的钱就是买肉喂狗，也绝不给你。’爹被吓呆了，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，赶紧给那狗官赔不是：‘县佐老爷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一个孩子懂得什么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们一家是很感你恩的，求你在上面再给多说两句好话，我这有五千文钱你先拿着，冬天到了，给家里人买两件棉衣穿。’旺儿他爹死死地盯着我，眼中凶光毕现，连声说：‘骂得好，骂得好！老朱头，想不到你窝里窝囊一辈子，倒生了个这么有胆色的儿子。活路我已给你了，你不走，以后可就怪不得我了。’爹用袋子装了钱，要硬塞到旺儿他爹手中，被他一把推开，旺儿他爹临走时冷笑着说：‘谁稀罕你那几个破钱，留着买棺材吧。’

“我追出去啐了口唾沫，喊道：‘只怕先死的是你！’爹死命地将我拖回来，作势欲打，但终于缩回了手，颤颤地说道：‘出头哇，你咋能骂人哪，他一个县里的老爷，整治咱们老百姓还不容易，这回你算是把人得罪透了。以后在平阳咱还咋呆下去呀！’我气咻咻地说：‘爹，咱有手艺，呆不下去就走，在哪里还不混口饭吃。就是讨饭，也远比在这里受气的好。’爹叹了口气：‘你小孩子家，哪里知道世道的艰难，事情要像你说得那般容易就好了。’我没再和爹说话，躺在炕上和衣睡了，黑里起夜时，听见爹仍在长吁短叹。

“三天后，县里开始挨家挨户征收算缗。爹将藏在地窖里的三十多万文钱通通搬到了院子里，等着人来清点。怕不保准，爹和我又仔仔细细地翻了一遍家里，确信再没一个铜钱了，这才放心。大约晌午时分，便征到我家了。爹见是旺儿他爹带人来的，悄悄将我扯到一边，说：‘你到你霍大伯家看看，他人回了没有。’我飞跑到霍家，家里只有二哥和几个仆役在，二哥说，霍大伯到长安去了好几日了，一点信都没有。我问：‘征算缗的人明日就能到你家，你咋对付他们？’二哥冲我摆了摆手，避开了几个仆役，低声道：‘我爹临行前再三叮嘱我，能拖就拖，拖不过去就随他们搜检好了，一切都等他回来再说。出头，你和你爹要千万小心，这些人黑着哪，不出事最好，若是真出了事，也得挨到我爹回来，别和他们硬拼。’我点了点头，又

飞跑着回了家。

“家里的三十万文钱已被清点完了。旺儿他爹正黑着脸问我爹：‘老朱头，你做了这么多年买卖，才攒下这么一点子钱，我不信，还得再搜搜。’爹低声下气地陪着进了屋。半晌，忽地听爹大喊道：‘这金子不是我的，我做小买卖的，哪有地方换金子去，不是我的！’我心里一惊，赶紧跑进屋里，见爹被两人扭住了手，兀自面红耳赤地大声辩解。旺儿他爹手里拿着块黄澄澄的金子，得意洋洋地说道：‘老朱头，你胆子好大呀，还敢隐匿财产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，做人要老实，你偏不听，如何，后悔了吧。咱们素来相与得好，可你做出这样见不得人的事体来，我就是想帮你，怎奈还有朝廷的王法哪。来人，把院子里的钱全给我搬走。’爹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气，突然变得异常凶狠，一下子就甩脱了扭住他的两个人，紧紧抓住旺儿他爹的衣领，咬着牙说道：‘你害我，金子是你们放的，我要去告你！’随后爹就被人扯了开，按倒在地。旺儿他爹奸笑着说：‘你去告我？有本事你就去告好了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放的金子，你可有人证？哈哈，不晓事的混账东西，衙门是为你这号人开的么？’我见爹吃了亏，脑子里轰的一声，什么也想不得了，纵身扑过去救他，反被人一棍子打倒在地。棍子雨点般落到我身上，我只听爹带着哭腔喊道：‘你们干啥打我儿啊！……’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“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转来，看到爹鼻青脸肿地跪在地上，双肩一抖一抖的，正呜呜地哭。见我醒了，爹将脸背转过去，拭了拭泪，说：‘出头饿了吧，爹给你做几个饼子去。’看着爹的模样，我也想哭，强忍着将眼泪咽了回去。我想到了二哥跟我说的话，便安慰爹道：‘爹，你先别难过。霍二哥说了，咱就算出了事，也好歹熬到霍大伯回来，霍大伯自会给咱们讨个公道。’爹无声地叹了口气：‘我算想明白了，哪有啥公道啊。你霍大伯去了这些时候还没个信，想是求不动人家。旧日相识，相识只在旧日，如今人家发达了，如何还能高攀得上。没好处的事，哪个会去做啊！’

“爹不再哭了，只是神情痴呆呆的。我扶着爹坐到炕上，想着该把今天的事告诉二哥一声。刚出屋门，便发现院子里散落着几十枚铜子。定是那群王八蛋搬钱时失落的。我寻思，爹见了这钱说不定会开心些，就一一捡了起来，拿回屋给爹看。爹见了凄然一笑，摸着我的头说：‘出头，跟着爹叫你